

## ◆岁月回眸

## 高考往事

黄田

1977年,我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,录取27万多人,录取率低于5%。

当年,我的一个表哥在镇里中学读高中。全校几百人参加高考,就他一人考上大学,被湖南林学院录取。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,一下子传到了十里八乡。姑丈他们摆了几桌宴席,许多老师和亲戚前来祝贺。酒席上,老师称赞表哥学习认真,不耻下问,肯动脑筋。亲戚们则竖起大拇指表扬他勤奋努力,脑子灵活,将来肯定大有出息。大家你一言,我一语,赞不绝口。我的父亲(表哥的大舅),特意请木匠做了一个漂亮结实的木箱,刷上红漆,送给表哥,祝愿他好好学习,满载而归,成为国家有用之才。大学毕业,他被分配到贵州省林业厅

从事科研工作。他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大学生。

眨眼间,4年之后的1981年7月轮到我参加高考了。那时的高考,由于种种原因,都要进行两次考试(1988年之前都是这样):在正式高考之前,先要进行一次比较严格的“预考”,就像时下举办的各类大赛,有初赛、决赛之分。目的就是先过一遍筛子,去粗存精,淘汰一批成绩差的学生。只有那些预考达到一定分数的考生,才有资格“晋级”参加正式高考。那时,即使有钱的家庭也没有办法把分数较低的考生送入大学深造。

那时我在一所普通高中读书,文、理科两个班,共100来名考生参加高考,结果没有一个同学上大、

中专线。后来有的同学通过复读考上了大学。上大学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捷径。有的家长,为了子女考上大学吃上“国家粮”,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子女一届又一届地复读,有的同学复读八年才考上大学。我班有个同学,为了把基础打牢靠一些,她又返回学校从初一读起,最后考上大学。还有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,则通过参加电大、职大、夜大、函大、业大(简称“五大”)学习,拿到了大专或本科文凭。

因家庭负担重,兄弟姐妹多,当年未考上大学的我没有选择复读。后来,我一边教书,一边自考,几年拼搏,终于拿到大学文凭。

(黄田,绥宁人,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)

关心下一代  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## 我家的教育经

姜民

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父亲和母亲是如同教师一样的教育者,他们不亚于教师,是富有智慧的人类创造者,因为儿子的智慧在他还未降生到人间的时候,就从父母的根上伸展出来。”

四十多年前,物资相对匮乏。但是母亲深知“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”的道理,每天晚上她忙完以后,就坐在桌子旁一边做针线活,一边陪我们复习功课。她总是要我们背唐诗宋词,读文学名著。有一次,大姐在读课文《燕子飞回来了》,妹妹就以为大姐在骂她(妹妹的名字里有一个“燕”字),就到母亲面前告状。母亲就要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妹妹跟大姐一起读书。

后来我们长大纷纷成家立业,生儿育女,母亲又承担起了帮我们教育孩子的责任。她带大姐的孩子“宛”时,每次大姐夫来接宛回家,宛总是哭哭啼啼。后来母亲发现了端倪,原来宛是要外婆带她念一遍家属区门口招牌上的字——“湖南省涟源地区行署公安处”——才肯回家。她带二姐的孩子“胜”时,有一次,二姐夫接胜回家,胜指着客厅地板上的皮箱说:“爸爸,你的故乡在这里。”二姐夫莫名其妙。原来母亲教胜读了唐诗《静夜思》: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胜就囫圇吞枣地以为故乡就是皮箱。她在带妹妹的孩子“月”时,一次,妹夫来接月回家时,看见母亲正在用粉笔在小黑板上教月写字:“1像筷子,2像鸭子,……7像锄头,8像花生,9像气球。”妹夫就摸着月胖乎乎的脸蛋说:“外婆教得真好!”

我们教育孩子自然得了母亲的真传。

宛的父母对宛从小就严格要求,他们自己首先以身作则,言传身教。他们要求宛从读幼儿园起,就不能迟到,上课要专心听讲,一回家就把作业做完,然后复习和预习功课……教

育孩子要一张一弛,劳逸结合。双休日,他们就带宛亲近大自然。总之,他们的经验之谈就是多陪伴孩子,和孩子一起成长;一定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。

胜的父母对胜的教育,除了与宛的父母一样外,还规定胜晚上九点钟之前睡觉,好第二天有精神听课。有一次,宛和胜的父母在双休日带他们到公园里去钓鱼。宛很有耐心,一条一条把鱼钓上来装在小桶里。胜就没有耐心,他一会儿把鱼竿提上来看看,一会儿到小桶里钓鱼。鱼钓上来以后,就把它放在地上晒,还说晒干鱼。胜的父母针对他做事没有耐心这一点“对症下药”,让他学习钢琴以陶冶情操,给他买小动物饲养,培养他的爱心。

月的父母对月的教育除了跟宛和胜的父母一样外,他们还注重因材施教。月平时遇到问题总是要她自己处理,如果月处理不好,他们就设身处地帮月分析问题,培养月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。对月的学习目标和人生目标,他们总是很民主地征求月的意见,把孩子当朋友一样看待。

正是由于我家的良好家风,我们姊妹的孩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,而且有些还读了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如今,我家的第四代——宛的孩子“明”也耳濡目染,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。明现在两岁了,特别喜欢看书、听故事,他奶奶每天教他读唐诗宋词,他爸爸每天教他一个英语单词。每次吃饭时,他没有系上围兜就决不吃第一口饭。他如果在专心致志地做事,他父母就不打扰他,让他把事做完。他们教明要言而有信,他们答应明什么事,一定会兑现承诺。

这就是我家几代的教育经。父母把我们培养成才,我们充满感恩之情。  
(姜民,邵东人,娄底市作协会员)



高山梯田 郑国华 摄

## ◆漫游湘西南

## 走笔凉风界

周桃香

人间四月芳菲尽,此处杜鹃花正红。此处,为怀化溆浦凉风界。汽车随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。海拔越来越高,丝丝的凉意令人神清气爽。透过车窗,可以看到路旁的农家小院里不时飘过片片红云,那是凉风界极具辨识度的景物——野生红杜鹃。它们远离尘世的喧嚣,清丽脱俗,以独特的红色给人一种安详与温暖。

为了看日出,我们先天晚上便借住于岩哥家。岩哥的家在公路尽头的山腰上,周围是一片红杜鹃花海。此处海拔1600米,实在是避暑度假之胜地。听岩哥介绍,小时候走亲戚,或是去镇上赶集,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。随着改革开放,村里的人陆续都去了城里打拼,只剩下一些废弃的老房子在这里坚守。后来有了政府的扶持,修通了公路,很多人又回家重修房子,修出这么一个“世外桃源”。岩哥家的老房子也是在废弃二十年后重新改装的。“在老家修一栋房子,灵魂不容易走失。”岩哥微笑着说道。

尽管在电话里再三说明我们已经吃过晚饭,岩哥的妹妹还是备好了酒菜。地道的山家美食,惹得刚在山下吃过晚饭的孩子喊饿。正想呵斥孩子,但看一眼菜品,我也难免馋了。才明白孩子的饿不是真饿,而是馋出来的饿。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,我也动起了筷子。最吸

引我的两道菜:一道紫色的野生菌,伴着青辣椒,色彩艳丽,嫩滑爽口;另一道是白芽笋,白玉一般,清脆清脆,还带大山特有的清香。主人介绍,白芽笋是笋中极品。这个季节,山下的笋已成竹子了,这山上才能挖到还未冒出土的白芽笋。满嘴的山珍,感觉把凉风界的春天与夏天一起吃进了肚子。

天刚蒙蒙亮,我们就开始拾级而上,攀登凉风界。岩哥说,这条游道是他带领着村民修建而成。为了增加稳定,石料没有像别处那样截成三截,一个台阶就是一整块石料,而每块石料足足重三百斤。如此沉重的石块,是如何一步一步抬上来的?我想象着村民抬着三百斤重的石块,喊着震天的号子一步一步往上移,挥汗如雨,搭在身上擦汗的毛巾已经能拧出水来,但他们脸上写满坚毅。

每上几个台阶,岩哥都会回望对面的鹰形山(后更名为英雄山)。在太阳的照射下,英雄山像一座无字碑,散发着古铜色的光芒,那里曾是我军与日寇激战处。旭日东升,到处都是蓬勃的生命。那笼了雨雾的树,在路边多情地招摇;轻盈的飞鸟从身边倏地经过;清亮的露珠滴落在一树树的花朵上,让花朵更显娇嫩。登得顶来,太阳已经离开地平线很远了,此时的凉风界就像一位新嫁娘,鲜红的杜鹃花就

是她的嫁衣。成片成片的高山野杜鹃,棵棵都有一人多高。那惊心动魄的红色,美丽而不妖娆,挺拔而不柔弱,像盖天的红绸、舞动的火焰。不远处是一排排风力发电机,像一排排庄严的卫士。

上得山来,大汗淋漓,很是口渴,就见一口泉眼善解人意地等在路边。岩哥俯下身去,两手一搭,形成一个碗状,捧了泉水洗了把脸,然后贪婪地喝着。我们学他的样子,舀水来喝,泉水清甜,疲惫顿消。岩哥说凉风界的茶叶也可以生津止渴,我们学他信手摘下几片茶叶放入口中,果然生出丝丝缕缕的甜来。小笋子、荠菜、鱼腥草、艾蒿、野芹……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,都散在丛林里,与游人捉迷藏,等着你去寻宝。此外,这里随处可见野生的猕猴桃、樱桃、板栗等树,还常年生长有各种枞菌。

下得山来,只见旅游大巴一辆接着一辆朝着岩哥的院子开来。岩哥热情地为游人免费介绍景点,还把自己的庭院提供给游人免费停车。他说,这高山野生杜鹃是抗日烈士碧血所化,是凉风界的英雄花,他一定要带领凉风界的村民好好守护下去。那一刻,岩哥在金色的晨光里与杜鹃花海融为一体。他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火样的热情,为凉风界增添了别样的风采。

(周桃香,任职于新邵县教育局)

## ◆故土珍藏



## 枇杷黄了

蔡英

春天从容地换了一身衣裙,变成夏姑娘袅袅而来。夏又是一番景象,大红大绿,大起大落。一场风雨后,数个晴天,门前的枇杷果就黄澄澄的,枝条沉得要坠到地上来,坠着坠着枇杷就落了。落了就落了,也没人惋惜,枇杷多的是。这种树就像村里的孩子一样,“贱”得好,易养大。随手剥粒枇杷,张口吐核,核落在有泥的地方就能发芽生根,不管不顾就长成了树,谁也不把它当回事。长在谁家人家的地界上就是他家的树,结了果路人谁都可以伸手摘一把吃。

大多果木都是春花、秋实、冬凋,枇杷却冬花、春实、夏熟。去年冬天,我在湖边散步时,看到两株枇杷树开满了花。花很朴实,准确地说有点丑,毛茸茸的一团团,凑近了看,白色的花蕊里还染着一抹黄,隐隐有芳香。和枇杷花比起来,桃花、梨花、李花、石榴花都太热烈了,让人惊艳,也让人担心。这么漂亮的花能结果实么,结了果能好吃么!世人都太相信十全十美,而枇杷的朴实让人放心。枇杷花很像农家女,站在屋檐下探头探脑,远远看到生人,连忙缩回去,留给人一个乱蓬蓬的背影。

枇杷的叶子也丑,真正的粗枝大叶,背面还覆着一层厚实的白毛。可谁也不能小看它,谁没受过它的恩惠和眷顾呢?久咳不好,将枇杷叶摘下来,背后的绒毛用刷子弄干净,清水洗好沥干。然后把枇杷叶、桑白皮、黄芩放入锅内,加水,先用大火熬开,再转小火稍煮片刻。煮好后继续焖会儿,便可倒出饮用了。几碗汤下

肚,咳嗽不知不觉就好了。由枇杷、夏枯草、车前草等植物养大的人,自然朴实如乡野草木,经得起大风大雨的磨砺。

乡里都是野枇杷树,果实拇指大小,肉质薄,果核大,口味天然。五月金银花遍地开时,枇杷就黄了,三个一团,五个一簇,重叠着,拥抱着,好不活泼,好不热闹。金黄金黄的枇杷如一粒粒透亮的黄宝石,煞是喜人。摘一颗枇杷,撕掉皮,初入口时微甜,过后却是酸酸涩涩的,裹着一股天然清气。不像后来我吃到的云南枇杷,鸡蛋那么大,皮薄肉厚,汁液甜美,让人不敢相信是枇杷。村里那么多枇杷树,人吃得有限,乐坏了那些馋嘴的鸟。它们成群结队飞来,你啄一口,我啄一口,枇杷满地乱滚。这个场面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国画。

国画里的枇杷颗颗硕大饱满,金黄灿烂。齐白石先生就极爱画枇杷,黄澄澄的枇杷往往配着竹篮,竹篮有着长长的把,旁边还飞着一只蜻蜓或蹦着蚱蜢。画面质朴又清新,张扬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吴昌硕的枇杷则粗略些,寥寥数笔,粗枝大叶,配着远山或石头,意境明朗开阔。宋代赵佶的枇杷则要精致得多,画面有金属质感,透露出皇家的富丽。

枇杷树近看不美,远观却枝繁叶茂,苍翠欲滴。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里写道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清淡简洁的文字,却让人动容,能与苏东坡的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媲美。

(蔡英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